

孙用著

《鲁迅译文集》

校读记

《鲁迅译文集》校读记

● 孙 用 著

● 湖南人民出版社

《鲁迅译文集》校读记

孙 用 著

责任编辑：何志明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岳阳印刷厂印刷

*

198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70,000 印张：8.625 印数：1——1,25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2067 定价：1.50元

新书目：86——17

目 录

小引	(1)
《月界旅行》	(4)
《地底旅行》	(5)
《域外小说集》	(6)
《工人绥惠略夫》	(12)
《现代小说译丛》	(21)
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	(29)
《一个青年的梦》	(32)
《爱罗先珂童话集》	(46)
《桃色的云》	(51)
《苦闷的象征》	(59)
《出了象牙之塔》	(71)
《思想·山水·人物》	(80)
《小约翰》	(110)

《小彼得》.....	(117)
《表》.....	(119)
《俄罗斯的童话》.....	(127)
《坏孩子和别的奇闻》.....	(130)
《近代美术史潮论》.....	(134)
《壁下译丛》.....	(136)
《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》.....	(148)
《艺术论》(卢那卡尔斯基作).....	(150)
《文艺与批评》.....	(152)
《文艺政策》.....	(164)
《艺术论》(蒲力汗诺夫作).....	(177)
《十月》.....	(179)
《毁灭》.....	(192)
《竖琴》.....	(208)
《一天的工作》.....	(234)
《山民牧唱》.....	(243)
《死魂灵》.....	(246)
《译丛补》.....	(265)

小 引

鲁迅先生的翻译活动，是与他的创作活动同样长久的，而且在数量上也几乎相等。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，鲁迅先生对于翻译，给予了对于创作的同样的重视，他在《关于翻译》一文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注重翻译，以作借镜，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。”（④553）在《鲁迅全集》中，有许多篇关于翻译的各方面的议论，而《鲁迅译文集》十卷，也就是那些议论的最好的范例。

鲁迅先生的译文都是有所为而译的，正如他的创作都是有所为而作的一样。他在清朝末年，改译了两本凡尔纳的科学小说，为了“弥今日译界之缺点，导中国人群以进行”，（⑩152）在五四运动后，新文学急待建设，他就翻译了厨川白村的两本文学评论；到了一九三〇年左右，革命文学运动蓬蓬勃勃的时候，他又选译了五本“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”。（④209）关于儿童文学，则更显示了他对未来一代的关心，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五年，陆续译出了爱罗先珂、望蔼覃、

至尔妙伦、班台莱耶夫的童话。

鲁迅先生对翻译的态度是极其谨严的，每一个译本都有前言或后记，或者是有前言又有后记（在三十个单行的译本中，只有《地底旅行》和与别人合译而抽印的两种无前言后记），很中肯地介绍了作者，又很警辟地分析了作品。至于译文，则是连一字一句也绝不苟且；现在，就以《表》那本童话里的两个名词的译语为例，来说明一下。一九三五年三月，《表》最初在《译文》月刊发表时，鲁迅先生在《译者的话》中说：“这里译作，瓜葛亲’的是Olle，译作‘怪物’的是Gannove，查了几种字典，都找不到这两个字。没法想就暂时这么的敷衍着，深望读者指教，给我有改正的大运气。”又在同年四月二日致黄源信中说：“《表》先付印，未始不可，但我对于那查不出的两个字，总不舒服，不过也无法可想。”（⑬103）但在同年七月此书初版的时候，这两个名词也就改译了，在《译者的话》中这样写着：“这里译作‘堂表兄弟’的是Olle，译作‘头儿’的是Gannove，……头一个据西班牙语，第二个照日译本。”（⑩397）后来，又在同年九月八日《给〈译文〉编者订正的信》中作了最后的“订正”：“《译文》第二卷第一期的《表》里，我把Gannove译作‘怪物’，后来觉得不妥，在单行本里，便据日本译本改作‘头儿’。现在才知道都不对的，有一个朋友给我查出，说这是源出犹太的话，意思就是‘偷儿’，或者译为上海通用话：贼骨头。”（⑧459）

《鲁迅译文集》的《出版说明》中虽说“这些译文，现在看来，其中有一些已经失去了译者介绍它们时所具有的作用和

意义；或者甚至变成有害的东西了”，然而它们在译者介绍的当时，实在也有了不小的影响，而且在相关的前言后记中，译者也都作了确当的指点。例如，对于《思想、山水、人物》，他并不完全同意作者的意见；对于《工人绥惠略夫》，就说明是“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”；（⑩169）对于《文艺政策》，则“不过是使大家看看各种议论，可以和中国的新的批评家的批评和主张相比较。”（⑦180）

这里，《鲁迅译文集》的《校读记》，也象《鲁迅全集》的一样，一部分是最初发表的和后来结集的两种文字的对勘（也包括初版之与再版），记下一些比较重要的改动，当然也并不完全；一部分也仍是有关原书的资料性的说明。

《月界旅行》

《月界旅行》和《地底旅行》是鲁迅先生所译的科学小说，并非直译，而“几乎是改作”；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致杨霁云信中说：“我因为向学科学，所以喜欢科学小说，但年青时自作聪明，不肯直译，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。”（⑫409）

又同年五月六日致同人信中也曾说及此书：“那时还有一本《月界旅行》，也是我所编译，以三十元出售，改了别人的名字了。”（⑫403）

本书原名《在九十七小时又二十分钟间从地球到月球》，出版于一八六五年，全书分二十八章。案上海商务印书馆于光绪三十年七月（一九〇四）曾印行《环游月球》一书，为《说部丛书》第一集第七编，署“原著者法国焦奴士威尔士，翻译者中国商务印书馆”，实即此书及其续编《环行月球》（分二十三章又楔子一章）合为一册的节译。

《地底旅行》

关于本书，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致杨霁云信中说：“《浙江潮》中所用笔名，连自己也忘记了，只记得所作的东西，……《地底旅行》，也为我所译，虽说译，其实乃是改作，笔名是‘索子’，或‘索士’，但也许没有完。”（②403）

本书第一回及第二回最初发表于《浙江潮》月刊第十期《小说》栏（癸卯阴历十月，即一九〇三年十二月），署“英国威男著，之江索子译”。此二回后来又拟收入《集外集》，该书编者在《编后杂记》中说：“《浙江潮》上本有三篇，还有一篇是《地底旅行》的译稿，校正时依作者的意思删掉了。”

《域外小说集》

一

关于本书的翻译及出版的情况，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致增田涉信中有所说明：“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，文章确实很好，但误译很多。我们对此感到不满，想加以纠正，才干起来的，但大为失败。第一集（印一千册），卖了半年，总算卖掉二十册。印第二集时，数量减少，只印五百本，但最后也只卖掉二十册，就此告终。……至于内容，都是短篇：美国的爱伦·坡，俄国的迦尔洵、安德烈夫，波兰的显克微支（Henrik Sienkiewicz），法国的莫泊桑，英国的王尔德等的作品，译文很艰涩。”（⑬473—474）

本书初版第一册于“己酉二月十一日印成”，第二册于“己酉六月十一日印成”，两册共收小说十六篇，每篇篇末分别注

明译者的名字“树人”或“作人”。群益书社一九二一年的改版本，又加入新译二十一篇。

本书初版的译文多用古字，书名也写篆体：“或外小说丛”。二十卷本《鲁迅全集》本书的“略例”之后，附有许广平先生的案语，说明了这一点：“那时先生正从章太炎先生受小学，多喜用古字，……现在将这些古字以及似乎句子难懂的地方，都仍存其旧，盖亦保存一时好尚。”

案后来群益书社的改版本，则改去了“偏僻的字”，又删掉卷首的“略例”，书名也改成常用字。

《集外集》《〈奔流〉编校后记》之十二曾说起本书中的一篇小说《先驱者》(⑦190)，案此篇原题《先驱》，最初收入本书初版第二册中。

二

本书所收小说三篇，系据初版本译文排印（简化字及异体字除外），与群益书社的改版本对勘，词句都有所改动，现在将比较重要的更改摘录于下，借以见先后两种文言之不同。仅系古今异体的字不录。

《谩》

译①152第6行：“特作低语，低极聃聃然”，改版“聃聃”

作“切切”。

译①152第10行：“有盛宴将已，吾亦从之行”，改版“已”作“罢”。

译①153第4—5行：“吾为之恂慄痛苦，似全生命自化微光，见摄于眸子，以至丧我，——空虚无力，几死矣。”改版“恂”作“震”。

译①155倒2—倒1行：“盖凡有男子，使方自善谩女子之唇，得其歎喏”，改版“歎喏”作“接吻”。

译①156第5—6行：“摧吾覃思弘构，俾无子遗”，改版作“摧破吾之覃思弘构”。

译①156第8—9行：“大野被雪，进瞰幽窗，环野皆黪黯，此外亦惟黪黯屹立，茂密无声。”改版二“黪”字皆作“幽”。

译①157第11—12行：“吾既杀彼，且目击其殒死，当窗横陈，白野外曜，则加足尸上，唉屑屑然。”改版“足”下有“于”字。

译①157第13—14行：“以匈肱（案此字译文集误植“臆”）朗然，呼吸顿适，且中心闾彻，蠹之啮吾心者亦坠耳。”改版“肱”作“次”，“闾”作“通”。

译①158第5—6行：“而众蠹生之谓吾狂者，乃又大怖而叫，吾视之啞然。”改版“啞”作“哑”。

译①158第11行：“吾幼尝见豹动物苑中”，改版“豹”下有“于”字。

《默》

译①160第16—17行：“伊革那支体本修伟，因必屡頽以避
𦵏”，改版“𦵏”作“𦵏触”。

译①163第1—2行：“是人盖尝为制画𦵏，直五罗布而不
获偿者。”改版“𦵏”作“匡”。

译①163第6行：“‘惹无恙耶？’”，改版“惹”作“尔”。

译①164第4—5行：“伊革那支视象有常法，必先审辅颊，
受光皓然，特颊际乃见微痕，与睹之威罗尸者密合，此殊弗
知其故。”改版“尸”下有“上”字。

译①165第5行：“伊革那支他适时，颇多言议，如语法
师”，改版“如语法师”作“如与法师语”。

译①166第1—2行：“且吾又不屡面明神”，改版“不”下
有“尝”字。

译①167倒2行：“牧师欲挺身徐行，肃然四雇，自意弗异
往时”，改版“意”作“谓”。

译①168第13—14行：“四周缥缈，莫可执持，则俄有倏扰
执迷，起于匈肱。”改版“肱”作“次”。

译①169第6—7：“伊革那支眙目愕顾，五体栗然”，改
版“眙”作“瞋”。

译①169第15—16行：“久乃益疾，长发散乱法服之上”，
改版“乱”下有“于”字。

《四日》

译①174第17—18行：“仅留数行字于新报中曰”，改版“报”作“闻”。

译①176第3—4行：“人复令之行，则遂行，使其不尔，则轻亦鞭箠，甚或有巴徕之铤，引火射其匈者矣。”改版“徕”作“沙”。

译①177第9—10行：“惟二昼夜濒死之苦，今则易以七日，殆不如自殊胜耳。”改版“殊”作“戕”。

译①177第12行：“吾宁自决”，改版“决”作“裁”。

译①178第10行：“念吾自决志从征时”，改版“决”作“决”。

译①178倒4行：“众可千人，中之出自志——如我——者仅三四”，改版“出自志”作“出于自愿”。

译①179第11行：“彼滋怖人也”，改版“滋”作“甚”。

译①179倒4行：“吾尔时已不记常人感觉作何状，渐习于痛矣”，改版“习”作“惯”。

译①179末行：“其殍至强，吸之欲噉”，改版“噉”作“呕”。

译①180第3行：“时困顿达于极地，乃颓然卧，识几亡”，改版“识”前有“神”字。

译①181第4—5行：“邻人为状，今日亦益凶，不能尽以楮墨。”改版“凶”作“厉”。

译①182第12行：“仅自其间属微叹而已”，改版“其”作“是”。

译①182倒4行：“施令者彼得·伊凡涅支，为摄卫队护视长”，改版“摄卫”作“卫生”。

《工人绥惠略夫》

一

关于本书，在《华盖集续编》《记谈话》一文中，还有补充的说明，可参看。（③355）

《鲁迅日记》中曾几次提及本书，较重要者如下。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：“译《工人绥惠略夫》了，共百廿四枚。”（⑭398）一九二一年四月十八日：“上午以《工人绥惠略夫》译稿一部寄沈雁冰。”（⑭415）同年五月四日：“午后往留黎厂商务印书馆取《工人绥惠略夫》译稿泉百廿。”（⑭417）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：“上午得沈雁冰信并校正稿，晚复之，并寄阿尔志跋绥夫小象一枚。”（⑭434）

《两地书》第四封中有批评本书的主人公绥惠略夫的话：“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，就容易变成‘个人的无政府主义’”